

【郊all】百年好合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228800)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228800>.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 Major Character Death , Rape/Non-Con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Relationship:	郊发 , 郊戡 , 郊彪 , 郊All - Relationship
Character:	殷郊 , 姬发 , 杨戡 , 崇应彪
Additional Tags:	民国 , 黑帮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Collections:	Anonymous
Stats:	Published: 2023-09-21 Updated: 2023-10-04 Words: 13,267 Chapters: 9/?

【郊all】百年好合

by Anonymous

Summary

- *民国，郊all，郊发/郊戡/郊彪/可持续
- *1-8郊发/郊彪，9-10郊戡
- *因为是糟粕文学所以借很多封神设定，不用白不用（但我又想写可持续.....写到再说吧）
- *比较喜欢被割脑袋之后的殷郊，人设偏后期

Chapter 1

中午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吃完午饭，院子里四位太太支桌抹骨牌，手上牌哗啦响着，来来去去，总是讲到婚嫁的事。

当中一位最年长的，手背上已经起了几道紫筋，因此暑天里还带着薄手套，汗渍从指缝里渗出来，眼睛瞟到身边十太太旗袍腋下渗出的汗，愈发觉得面前这双手像老树皮裹着尸布，比不戴还难看，索性摘了打个痛快。

殷太太摸到二筒，心满意足叹了口气，从院门外面慌张跑来个小丫头，额角淌汗：“太太，有客人来。”

殷太太不应答，只说这把要打完，还是输了，心里窝火，带着火油钻的手重重落在那小丫头额角，骂一句没眼色。

小丫头瘪嘴啜声站在一边，十太太托着腮看人收牌桌：“到底什么事，搞得一天天像宫里似的热闹。”

殷太太起身理一理襟身，冷笑道：“还能是什么事。我们家千斤重的皇位，指着那一位传宗接代呢，老子娘都不愿管的事情丢给我管。”

话这样讲，殷太太还是恨不得那是她肚子里滚出来的。也不至于出了这个院子没人喊她殷太太。

到了前厅，一个穿着整齐军装的年轻男人早早站在那，百无聊赖靠在树阴子下面抽烟，像堵密不透风的砌墙，给身后假山窟窿的光都遮得一点不剩。看见她过来，连腰都不弯一下，只点一点头：

“打牌呢？太太。”

殷太太脸色难看，淡淡应了一声，这家里少爷是不叫她妈妈的，当年她还是二房时候，上海来的大小姐生下他不过三个月就闹离婚，登报公告，给他老子闹了个不大不小的难看，大太太搬去上海娘家住，再也没回来过，殷寿面子上为过得去自此也未再娶，只是一屋子的姨太太来来去去十几位。

到殷郊十八岁那年，外面开始打仗，他老子跑到北方跟苏联人做军火生意，用两箱金子换了个白皮妓女，天天带在身边，几年未再碰过其他女人。

到如今剩院子里这几位太太，因为他老子长年不回这里，外面传言他老子被狐狸精摄了魂，这一院子的女人便把指望放在长子身上，知道这位少爷迟早要管事，对他也比从前脸色缓和。

趁倒茶时殷太太手在椅子背后掐了殷郊一把：“又找你那兔儿爷去了？”

“嗯。”

“你的事我管不住，但要听你爹的话，真娶了他，就那野马一样的脾气住在这活水牢里，要不了一年半载……”

殷太太话说到这差些脱口而出，跟你那丢人的妈一样。

殷郊眼皮抬起来，看着她笑了笑，说“怎么办呢？太太。”

从小不管家里人怎么巴结二房，挨过他老子几轮打，这小子也从不管她叫殷太太。殷太太

艳阳天里被那眼神看得起了哆嗦，不敢再多嘴，转头满脸堆笑跟客人寒暄。

今天是邮轮公司的人上门，礼物送得极其考究，上上下下都能领到一份，门厅地砖上堆得满满的礼物盒子，当中还有一对古董瓷瓶，写着笺送给殷太太。殷太太心里高兴，面上不敢太显露出来，心想到底是打仗的日子久了，与这样的人家结亲倒是比外强中干的大族更好。心里正盘算着要送什么回礼，身边晦气的半个儿子又开口了：

“真是多谢，但您也知道，我们家不怎么用这些东西，只能送您些日常用得上的物件。”

那上门的管家愣了愣，只答了一声好。早在香港就听说这大少爷生得好，像他选过上海小姐头名的亲生母亲，但笑起来却让人一眼就看见他父亲，眉眼是慈眉善目的温柔相，但身上总有股阴恻恻的戾气。

他手动一动，旁边做事的两个伙计立刻领会，利落搬了个四五尺大小的箱子进来，贴标写着小提琴六把，打开是六把兰切斯特冲锋枪。

管家见多识广，知道这洋军火比黄金还贵，忙起身道谢，说：“今天来不是为做生意，只是走动……”

大少爷看也不看他：“既然只是走动，总要送您份像样的回礼。”

他嘴上说着，眼睛瞟到桌上一个钢笔盒子，打开看了一眼，拿了起来。

管家见他不愿意提及婚嫁，八成是交不了差，仍念念不舍道：“我们家生意不大，但总归是台面上看得见的生意，跟您家里做了媒，无论小姐往后做大做小，南边您多帮衬我们，都是我们的造化。”语毕，额角已经冷汗涔涔，已经是用全身气力才敢说出来这番话。

殷郊抬头打量他，像看西北往他家年关送来的牛羊马，笑了一笑，揶揄道：

“委屈了小姐事小，要是折了我的阴德算什么？”

Chapter 2

殷家早年在黑市里做生意时，一来有钱，二是殷寿沉迷女色又爱排场，名声在外，那两年上海天蟾舞台改的封神榜场场卖座，北平戏班子也排这出戏，他老子格外爱看，搂着那白皮妓女坐在二楼包厢的画面上了报，讲他们家有暴君转世，不过二代便要亡。

殷郊就是在他老子四十岁生日的戏班子里见到的姬家二公子，当时跟着他父亲的一群半大小子盯着那台上姐己从浴池爬出来，一件件把戏服脱掉，露出雪白的肌骨，大呼小叫，眼睛恨不得粘在她身上。

只有姬发一声不吭，转身背过去时正好对上殷郊的眼神，好巧不巧，脸一下就红了。

那天晚上戏馆人去楼空，殷家大少爷就在那雕栏玉砌的假池子里第一次操了他名义上的童养媳。姬发喜欢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即使这戏台子他讨厌得要死，还是乖顺地脱得一干二净跪在地上吃殷郊胯下的巨物。

殷郊手扶着姬发的下巴，对方柔软的口腔被他的老二塞得鼓鼓囊囊的，喉咙也被堵上，呼吸短得像要断了似的轻促，他被伺候得舒服，忘乎所以，过了一会再仔细听，原来是姬发哭了，殷郊忙把老二抽出来，俯身搂住姬发，亲他的耳垂：

“你哭什么呢，跟个女的似的。”

不少手下人怀疑姬发其实是姬家派来的卧底，没道理这么精明又能干的小子对殷家如此听顺。但殷寿对姬发格外满意，比他儿子做事更听话，又忠心耿耿。唯一让他不舒服的是跟他儿子走得太近，茶室，马场，甚至家里……都有人撞见过姬发跟殷郊做不上台面的苟且事。后面索性他也不再让姬发做白手套，外面都说他把姬发丢给他儿子做童养媳，传到殷寿耳朵里权作没听见。

这天殷郊从家里出来，心烦意乱，到城外马场找到姬发，给他带了那管家送的西洋剑和一副马鞭。姬发喜欢这些东西，而殷郊自出了那件事之后，人变得阴沉寡言。姬发脱了上衣，不顾得洗澡先去丝绒盒子里取那西洋剑，在空中虚挽一个剑花，被殷郊手指夹住，借力拖他坐在自己膝盖上，一只手顺势扒下他的裤子。

这就是一刻不等要做的意思。

姬发被殷郊双手钳着扣在床上，动弹不得，半个钟头前玩剑的心思早就被那尺寸惊人的老二顶得魂飞魄散，这里没有人来，他索性浪叫出声，断断续续喊着殷郊：“……少爷，少爷。”倒像是在替殷郊招魂。

那时在东三省，冰天雪地，殷寿把殷郊从火车上推下去，他肩上又中了两颗子弹。姬发以为殷郊必死无疑，没想到过三个月之后有人报他回来，瘦得不人不鬼的，蓬头垢面，唯独眼睛里像含了血，死死盯着殷寿一言不发。

他老子倒是乐了，在四季饭店为他儿子大办了三天的接风宴，绝口不提当时的始作俑者是谁。

姬发知道迟早殷郊要杀他老子，虽然他打心眼里将殷寿也当自己父亲，但在殷郊被殷寿推下去的一刹那，他也知道即便殷郊死了，他也迟早要替殷郊杀了殷寿。

可疑的是殷郊自从回来，也像他父亲一般决口不再提那天晚上火车上的事，尽管所有人都能看出他变了，姬发也不例外。

殷郊在马场操他也不止这一次，但比起之前更加花样百出，让他咬着鞭子，或者跪在地上

后入……有几次做到他近乎虚脱昏迷，脚软瘫倒在厚重羊毛地毯上。

而殷郊永远像现在这样心事重重，甚至忘了小时候答应过的要在每次高潮结束前亲他，而是粗暴摩挲姬发的后脑勺射出来，在虚无的快感中抓他头发的力道逐渐收紧。

姬发不想承认的是他其实更享受这样，他喜欢面前这个不人不鬼的殷郊甚至胜过当年在戏台上亲他耳垂的殷郊。

Chapter 3

天一连阴了半月，殷郊没再往女眷住的院子里去，一天到晚跟姬发在马场附近的私宅里厮混。做到姬发几乎吃不消，连房门都不出，每日出来进去的菲佣看他眼神都变成像看妓女一样，但他又不愿意殷郊往别处去。

这所私宅以前是殷寿谈事情用的，这几年送给英国人住，地毯壁纸都换成新的。姬发跟着殷寿这些年，杀人的次数比骑马多，夜里灯光映着墙角，总是感觉那繁复花纹背后还有经年血痕，夜里看着卧室床对着的那面墙依然会疼得慌。

殷郊刚到北平时比他还怕这些阴气重的地方，去上海跟他母亲住了三四年，和养在姨太太住的院子里时相比过着天翻地覆的日子，吃下午茶弹钢琴，再回来时殷寿看他横竖不顺眼，加上那段时间，走陆路的货物经常被人动手脚，殷寿派儿子出去杀人，一定要揭头皮带回去给他看才作数。几次姬发在巷口等殷郊出来，冬夜里风声呼啸，还能听见他在呕吐。

被殷寿指着鼻子骂过几回后殷郊开始驾轻就熟。之后在重庆，他老子要贩货给警察厅，枪就藏在医院送酒精绷带的车上，殷寿当晚替院长做生日，连市长都赏脸过来，姬发背着来福枪在南山宾馆对面找了个位置，没成想扣下扳机的时候院长心脏病犯，枪打中了玻璃，一声脆响。

那枪声像投进人群里的一颗石子，殷郊穿一身黑燕尾西服，扭头朝窗外看一眼，穿过香槟酒杯和高跟鞋，径直往茶水间去。

姬发用瞄准镜盯着他，心跳得飞快，他知道再不走不警察马上就能找到他，又怕殷郊出事，但等了半刻钟总不见殷郊出来。

听到废旧阁楼里的脚步声时他心下一紧，转身看到的却是殷郊，手里提着绸带系好的礼物盒子，血顺着西服袖口滴在地上，流成一个硬币大小的血泊，殷郊朝他笑了笑，说快走，姬发永远忘不了他当时的表情。

那个殷郊他太陌生了，就像现在眼前这个。

身体深处的钝痛把姬发拉回现实。他下面的小穴勉强含住那个充血而肿胀的硬物，已经被操得没有撕裂感，殷郊双手抬起他的胯，往里面深处送，姬发的嘴不自觉微张起来，承受着对方丝毫未减的情欲，他怕再做下去自己会失禁，试图推开殷郊的脖子，手指碰上殷郊的脖子时却有一丝异样的错觉。

姬发不记得殷郊的脖子受过伤，已经到了午夜，卧室里只有一盏绿台灯开着，他有些分不清殷郊脖子上那道隐隐约约的线是条真实存在的疤，还是他被操得头脑不清醒产生的幻觉，伸手正要再确认一下时却被凶狠的虎口钳住手腕，掐得他能听见自己脉搏突突地跳，差点以为殷郊要杀了他，喃喃道：“殷郊，你有事情瞒着我……”

姬发一句话没说到底，突然涌起的情欲刺激得难得略显佝偻的背因为潮吹而挺直，殷郊放开他的手腕，在姬发因为高潮而痉挛的同时手仍细细抚过他的脖颈，胸口，腰窝，姬发觉得他的呼吸都断了几秒钟，腿根颤着发抖，能明显感觉到床单都被濡湿了。

他第一次在殷郊身旁有不安定的感觉，生怕殷郊要把他在极乐里溺死，再扒下他的头皮。

等姬发洗完澡再出来时，已经不见殷郊的人影。床单已经换了新的，他脸红得要滴血，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问菲佣殷郊去了哪，说是有人过来通报走了，不是殷寿身边的人。

姬发这才放心下来。心想真去了自己这会也没多少用处，加上又困又倦，躺在床上睡了一

会儿，隐约听见外面渐渐下起雨，心想殷郊怎么没带了伞就出去。

从马场出来已经十二点过一刻，不比白天闷热。殷郊坐在黑色轿车里，眼睛怔怔看着窗外一轮滚圆的月亮。

他又有点记不得姬发的样子了，尽管脖子上那道细细的几乎不可见的线疤已经脱落，但姬发偶尔跟他提到在旧邸里的日子，殷郊依旧觉得什么也不记得。

夜里来的伙计给他送来的是一把日本刀，明明是军用，刀面上却镌满细密花纹，靠近刀柄的地方刻着崇字，是军统最喜欢的高档货，他爹送给崇应彪的成年礼，当年崇应彪拿这把刀指着姬发，上面还染上过殷郊的血。

黑头轿车穿过雨幕静静驶进城内，街道上空无一人。快开到法源寺时，外面淅淅沥沥下得更大，从寺门里跑来一个伙计，雨淋得身上黑袍褂上发亮，敲下车窗跟他说，已经有人通知殷寿了，还没过来。

殷郊走进那寺门内，线香幽幽的甜味在潮湿空气里朝周遭扩散，四面法像中间跪伏着一个穿着和他同样制式军服的男人，手臂正汨汨流血，看到是他进来有些讶异，随即咬着牙恨恨笑了出来。

崇应彪疼得眼冒金星，在昏迷之前记得殷郊在他面前蹲下来，从旁边莲灯里借了火，点上烟吸了一口，像极了他那十八层地狱都不收的老子，折磨人之前的语气最温柔：

“崇应彪，你偷家里的枪做什么？”

Chapter 4

Chapter Summary

匿名回不了上一章评论写这里吧，殷郊的头还是仙女缝的，设定是他重生就是阴暗面占主导，正面记忆没有了

崇应彪抬头看一眼殷郊，佛殿里灯火跳动明灭，他觉得殷郊哪里不大一样了。但地上笔直沉默像松木的影子他看了一辈子，总不会是别人。

很快他知道了，崇应彪恨恨地想，殷郊的从来不会靠得他这么近，近得有点恶心了，近得他能从那副英挺眉眼里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像一条咬了主人被打的狗。

也对，他本来就是殷寿养的狗。

殷郊裤管上沾着干草叶，一看就是从姬发那里过来。外面雨渐渐停了，月色如洗，崇应彪注意到殷郊脖子上那道奇怪的印记，不等他细看，殷郊已经起身走到门外。

手下人在寺外竹林等殷郊，几十人围着地上蜷曲挛缩的一个身影，刚下过雨的地泥泞不堪，刚拦住车跟他报信的手下讲：“少爷快，要走了。”手指着山脚下，殷郊循着方向远远看见他爹坐的车，德式车的车灯瓦数大，无边的黑暗里射出笔直一道刺白的光，树木掩映下缓缓朝他靠近，利刃般要扎穿他的喉咙。殷郊讲，还问什么，从那周管家身边踱过，惊得地上人一哆嗦：

“我就知道，您送我这么些东西，果然不是白送的。”

姓周的眼睛被蒙着，听见这声音熟悉，早就已经吓得神游天外，雨点噼啪打在耳畔，半晌没动静，又听见车声响，以为殷郊要带他去别处，等眼前黑布拿开立刻挣扎起来磕头；

“少爷，我们老板来时讲，你老子最近被女人摆弄，出尔反尔，早没了信誉，要我一定找你买枪，但你那天不跟我讲一个字，所以才……”

周管家话音未落，听见有女人尖声大笑，猛一抬头，四面车灯惨淡的白光照得他依旧睁不开眼。勉强眯缝着一对老鼠眼睛看不真切为首的那个高大身影，但比旁人要高上一截的，明明就是殷郊。

只是不应该有女人声音才对。

他来北平三个月，派人跟了殷郊不知多少次，早把他的脾性摸通，这位少爷只进男人房间。正想着，那人朝他走过来，手指压在他颈动脉上，不是属于年轻人的手。

真糟了。

周管家瞬间明白是谁，未来得及开口颈椎在那之前已经被折断，那只手弄死他像拧断一根陈年的枯木般轻巧。

殷寿端详着死人脸上凝固住的惊惧神色，正想着到底是谁偷他的货卖给南方人，突然想到从来没在殷郊脸上看到过这样的表情。

哪怕是在那列火车上，殷郊已经中了弹，又被他打得几乎动弹不得，被崇应彪从拉开的车

门丢下去的一瞬间，殷郊看他的眼神也只有纯粹的恨，反倒是让殷寿最害怕的东西。

他当初就是靠着这股恨，把他已经行将就木的爹早一步推下黄泉。家庭医生讲老头靠吗啡最多还能活十个月，殷寿一天都等不得，现在轮到他儿子了，而殷郊已经死过一次，再没有他怕的事情。

殷寿心中烦躁，走进大雄宝殿内，地上早已不见崇应彪的踪影，血迹擦得干净，而水渍脚印都在，要留殿中佛祖一份面子，还要给他难看，取笑他晚来一步。

四下寂寂无声，他想崇应彪这小子，到底哪时哪刻尾巴开始朝着殷郊摇的，总不会火车上把殷郊推出去是为给他留条生路……越想越心烦意乱，女人穿黑大衣，不穿鞋赤裸的双脚却细嫩像一对金莲，搭在门槛上。给佛龕后躲着的小和尚盯着看傻了。

只听见那女人讲：“你不要担心，他已经死了。”她那双细眼睛含情脉脉，不知怎么盯上了被经幡遮掩住的他。

“谁不是已经死了呢。”殷寿的靴底踏出屋外，尚未变深的血渍仍留在了大雄宝殿内。

“我担心的就是他已经死了，无牵无挂，只一心来索我的命。”

Chapter 5

Chapter Summary

郊彪真是很有男同性恨风味

崇应彪小的时候，殷寿带着军队进城，陆路提督佝腰勾背站在城门口迎接，听着他爹坐在正厅的八仙桌前叹气，叼着水烟跟门客抱怨，讲哪门子的阴兵过境，姓殷的一年发的财还不够，居然要政府挨家挨户“抽军饷给他，混账东西。

殷寿次日登门，只带了几个年轻人，为首的站在他身边，听他爹跟殷寿巡几套官话下来，一言不发。最终殷寿讲，要个小子应召入伍，以后跟着他吃官俸。崇老板脸色难看，心中冷笑一声，讲不行。

在姬发之前，唯一自愿跟着殷寿走的只有崇应彪一个。虽是偏房生的，养一个儿子总花钱花心力，崇老板痛心疾首，叫管宗祠的来把崇应彪的大名从族谱中划掉。崇应彪也斜着眼睛看他爹，眼皮子都不抬一下，心想吓唬谁，老子才不愿意跟你姓。

正僵持着，殷郊在旁冷不丁开口：“崇老爷，也不是要抢你亲生骨肉，跟我们家断了交情事小，您做生意这么多年，眼下这光景，指不定你们家哪天就指着他保全族吃喝性命。”

殷郊仍然没抬眼看他，连名都没记住。一番话说得崇老板竟有些心动。他这两年横竖都是旧世界的买卖，走镖，当铺，地下钱庄……都要讨军方庇佑，现在连贩鸦片的都要看殷寿几分脸色，何况跟殷寿不同，没正干的儿子他有的是，崇应彪这小子白眼狼一个，给他也无妨。

到殷家临时下榻的酒店包厢，崇应彪第一次穿上军服，正式离开重庆城外那天晴空万里，他问坐在身旁的殷郊：“你那天为什么不让我爹跟我断绝关系？”

殷郊扭头，顿了片刻才说：“你走了，你娘基本算是完了，留你名字在宗祠，还能给她留个念想。”

崇应彪不说话，心想他老娘当初窑姐一个，行运做了姨太太，每日也只知道打丫鬟，抽鸦片，早死了才是她的解脱。

从此殷寿也是他的父亲了，他十四岁之后的父亲比他那为了几块钱跟柜上先生面红耳赤的守财奴父亲完全不一样，对义子不吝分毫。崇应彪也很快熟悉了殷家那套不一样的生意经。打仗只是幌子，偶尔殷寿卖哪位长官面子，他的人杀民兵卒子像肉铺伙计起早宰笼子的鸡鸭。

而殷寿派崇应彪做的事情多在暗处：没眼色的帮派觊觎殷寿手里这块肥油，自己家的内鬼做假账，有人想对殷寿那辆德国轿车做手脚……崇应彪夜里从殷家径深走廊离开，夜里带着豺狗找出这些人，手起刀落，帮殷寿拔掉皮肉上的刺。

分水岭是有一年冬天，殷寿到上海办事请客，那天和平酒店二楼小包厢，楼上客人切蛋糕、跳舞踩得天花板咯吱作响。他第一次见殷郊烦躁得一根烟捻在桌子上。

崇应彪听说他母亲在上海，想起来那天重庆城外，颠簸的黑头轿车里，殷郊对他所说的那番话。崇应彪没见过殷郊的母亲。义子们逢年过节跟着殷郊管二房叫太太，给殷太太气得半死，背地里叫他们没爹的小杂种。

殷寿从不开口动将她扶正的念头，也不再娶正房，那桩离婚悬案变成陈年谈资。正房殷太太他一面未见过，听说当年还选过上海小姐，有张照片在殷寿书房里，穿旧式旗袍坐一台三角钢琴前，像放在乌木架子上的琉璃花樽，跟他老爹完全不搭调。

崇应彪看不得殷郊这副样子。他心里殷郊应该更像他父亲一点，不能跟现在这样没断奶的孤雏一样。拿脚背踢了殷郊靴面一下：

“你这会去找你妈，硬触你爹霉头，小心回来又要打你。”

他从小嘴贱惯了，跟殷郊没轻没重说话，也没真的怎么过他。但那天殷郊反手把门锁住，转过脸来就是给他一巴掌，打得崇应彪眼冒金星。

他平时小聪明不断，连殷寿的打都没挨过。连他那不上台面的亲妈并锱铢必较的亲爹，喝醉了真打他，也没有殷郊这么大的力气。

楼上仍歌舞升平，走廊里侍应生忙碌往大厅送装香槟瓶子的冰块桶，切块水果，女眷们打牌要吃的咖啡……崇应彪隔着一道门的呻吟淹没在这些声音里，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他后来想到，应该是触霉头那三个字踩到殷郊的逆鳞，但为时已晚。殷郊正在气头上，上他的时候没有丝毫欲望，像是只要操到他昏死，老二抵着他的后穴捅进去，崇应彪吃过的苦比起这个来不算什么，刚开始还有些觉得丢人，很快酥麻的快感就顺着背脊涌上来，血慢慢渗出来，顺着大腿根流到床单上，崇应彪甚至尝到了甜头，像条母狗似的不自觉把屁股抬高了点，方便殷郊操他。

这种近乎本能的反应让崇应彪有些失神，感觉自己变成了他看不起亲妈的样子，一个活得漫无目的的婊子，做殷寿的二把手远远不如被殷郊操的时候让他有这种怪异的满足感。

可能他就是这样下贱的坏种也说不定。当着人前没做过任何龌龊事的大少爷，所有的愤怒，阴暗，痛苦，全部发泄在他身上……

精液灌进后庭的时候崇应彪的肚子挛缩着，前面已经射过的软耸着的老二再次硬了起来。兴奋过度涌起一头冷汗，咬牙切齿又满足地朝殷郊笑出来，因为他明面上的兄弟们只有大哥，而他拥有了殷郊落在地上的影子。

Chapter 6

Chapter Summary

.....思考要不要标寿发但是我连亲父子都没想写来着（剧情怎么还没过完只想写那个）

第二日报纸登在角落两则新闻，讲法源寺外面死了个人，面部烧灼，随身物品全无，若无家属认尸隔一日火化。寺里也死了一个小和尚，面色红润饱满，收殓时被发现挖去了心脏。

姬发换了衣服到殷家见殷寿。一连几日不见殷郊踪影，反而是殷寿那边差人来找他，甚至那报纸上两桩无头案也跟他脱不了关系。

下午小花园内阳光刺眼，而殷府大厅四面壁挂窗帘整日不见光，这位老板自从东北回来接连数月不管事，外面都猜他染上烟瘾，或是痛失爱子养病。

殷寿从楼梯上踱下来，坐在大厅丝绒沙发上。姬发不动声色矗在窗帘流苏阴影下，留神他伤势如何。而殷寿行动坐卧依旧，看不出一点痕迹。等殷寿唤他名字上前，姬发低头替他点上水烟，感到一道艳丽目光缠在背上，让人依稀不痛快。

抬头二楼不着寸缕裹着睡衣的女人也在看他，姬发明白那小和尚是怎么死的了，而且发觉姬己面庞比之前更加苍白，有点像当初他和殷郊在码头打开货厢内集装箱的时候看到的那张脸，没有一丝人的气息。

她肯定对殷寿做了什么。

“怎么，殷郊几日不去找你，对女人有兴趣了？”

被殷寿一撩拨，姬发迅速回过神来。不知道崇应彪究竟出了什么事，而殷寿绝不肯在此时信任殷郊，内忧外患，总之现在找他来绝不是为了算账。

殷寿余光瞥到姬发多日没出门，发梢已经快碰到肩，放下烟管讲：“你闲得太久，殷郊回来也没找你做什么正经事吧。”

一句话说得姬发有些不自在，耳根发红。姬己瘦削的手指夹着细长女式香烟，点着扶手抖掉烟灰，笑吟吟道：

“我看少爷最近早出晚归，不光是背着我们，小军爷也不知道什么。”

殷寿不接话，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那把机械弩上：“崇应彪偷了我的东西贩给别人，被殷郊藏起来了。”

姬发眉头不自觉一皱，半晌不答言，几乎脱口而出道：“为什么？”

殷寿从小养到大，一眼就看出他真不知情，心想有些意思，他那跟姬发知无不言的儿子居然有了没人足以靠近的秘密。自姬发进了屋之后一直紧皱的眉头舒展开，讲：“你们小时候来第一件事，我说的是什么？”

姬发听到殷寿说小时候的事情，黑亮眼底闪过一丝黯然，淡淡讲：“可以打架，不可以偷东

西。”

“东北那次我打了殷郊，把他从火车上扔下去，因为他为了见他母亲，跟沪军走了那条线的风声，这就是偷了我的东西。”

殷寿抚着姬发的肩膀，掌心沉沉地压下去。感觉到他最得力的白手套皮囊下隐隐压抑的怒意，仍继续道：“我的亲儿子做了蠢事，也不能活。”

姬发沉默盯着那走廊暗处的西洋画。他在西岐的小教堂里见过一模一样的画，想起他父亲指着那张画对殷寿意味深长讲，克洛诺斯的妻子每生下一个孩子，他都会把孩子给吞下肚去。

那次走了消息是真，殷郊跑去见他母亲也是真，但任谁都知道在东北的那列火车上，让殷寿真起杀心的是他儿子的枪口朝着他，几乎没有片刻犹豫地张口道：

“要是有人想杀我母亲，我就杀了你。”

姬发收回目光，看向殷寿，讲：“老爹，到底要我做什么？”

殷寿重新从茶几上拾起水烟袋，丢到走廊上正在擦地的菲佣身上，烫得那老妈子一声尖叫。

“替我杀了崇应彪，找殷郊跟你一起去。”

话音刚落，外面传来汽车声。门口有人进来说，是少爷的车，但没人下来。姬发领会立刻起身：“一会我把您的意思带到。”

殷寿冷笑一声，但姬发已经答应了他，不好再说什么。姬发人已经走到玄关处，突然背后沉稳声音又响起：“还有件事要问问你。”

一语未了，惊得姬发背上涌起一层薄薄的冷汗，手习惯性地往腰上摸枪，但他来见殷寿不能带枪。姬发瞥向身后，发觉殷寿身体比他刚才佯装出的虚弱更多，已经又坐回那张丝绒沙发上，心下松一口气。

就这一个动作，如果是早两年的殷寿一眼就能看出端倪，他有杀心。

殷寿讲：“那次回来的月台上，下车时候有人朝我开了枪，到现在查不到是什么人，你觉得呢？”

“老爹，我打枪都是你教的，是我你早该看出来。”

姬发不自觉地笑了一下，心脏砰砰狂跳，他还以为自己没打中。

那月台四周都没有掩体，最近的是钟楼，夜里下着细雪，透视镜里也只能靠光感判断方向，子弹要打中他近乎不可能，所以殷寿即使怀疑，也不敢肯定是他。只没有想到姬发真的能将殷寿救活。

殷寿冷冷笑了一声：“是没错。”

姬发朝殷寿眨了眨眼睛，没再回话，朝着殷郊的车走去，仗着此时有人撑腰，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带着些许难以察觉的挑衅意味留下一句：

“况且我肉体凡胎的，又不是神仙。”

Chapter 7

Chapter Summary

.....越写男同性恨越真爱

连日风平浪静，崇应彪没弄懂殷郊把他放在什么地方。他手脚被铐在床脚栏杆上。这张床不知道给谁睡过，床头有经年指甲划的印子。

换作其他人可能夜里要做噩梦，但崇应彪手上杀孽多到不可能怕鬼。到了第五日殷郊自己亲自来给他送饭吃，手上捏着一个红白相间的苹果。

北平饥荒已经闹过六月，还没逃难的都是高官和洋人，有新鲜水果供应的只能是府宅，崇应彪恍然大悟，这是殷家旧邸后面姨太太住的院子，不知道是哪辈子的姨太太了，搞得崇应彪一阵恶心。

殷郊拿军刀把那苹果削得光溜溜的一干二净，口钳似的塞到他嘴里，讲你还睡得着觉，不容易。

崇应彪意兴阑珊咬了一口，果然还是当年祭祖的那种苹果，心想难吃得要死，难怪姬发当年拿这玩意喂马。他因为重伤失血而灰白手腕握着那颗苹果慢慢吃掉才讲：“殷郊，你想找你老子不痛快吧？”

殷郊听了反而少见地笑了：“我又不是你。”

后半句没说完，言下之意嘲讽他当年没少找姬发麻烦。

崇应彪想起过去，胸口涌上一阵不自在。那时他第一眼看到姬发就厌恶，而殷寿的眼睛连自己儿子都挑剔，却当着他们面夸过姬发不止一次。

殷寿每月有几天到老宅来查当月生意上的账，只带着他十几个儿子。殷太太打麻将的手歇了，想着在殷寿面前做好，让人找点新鲜东西给他们吃。

快到年关忙碌，小丫头往外间看了一圈，把果盘里外殖民地进口的苹果端进来，一共二十几颗，留着月中祭祖用的已经被殷太太收起来，剩下的放在厅堂里，纯粹是女眷们想跟别家做不一样的排场，像旧社会在茶几上摆佛手。

殷太太回来气得脸一阵青，骂那小丫头眼睛尖。崇应彪啃着苹果靠在门槛上，看她那副样子乐得撩拨：“太太，想在老爷面前领好，还不舍得这些东西怎么行。”

殷太太冷笑讲：“少爷，你们吃军饷，不知民生疾苦，这一颗苹果花你老子多少心思才运到这里来。”

崇应彪最懂这种二房姨太太的心思，火上浇油，笑道：“进了我们的狗肚子老爹不会说什么，何况还有人拿去喂马。”

小丫头半边脸被打得燥热，被殷太太支使捂着出去打听是谁，讲是西岐姬家的小少爷。

殷太太心里嫌弃他们这群小杂种已久，人前人后管着殷寿喊爹，跟殷郊一样不放她在眼里。

过半月外面贴红纸，殷太太特地叫人不要先放东西在祠堂，刻意当着殷寿面摆上贡品，苹果全换成了秋月梨。

殷寿瞥一眼，跟那搬东西的讲：“明天你老子入土，你也买梨给他吃？”那下人很少见殷寿，一时间骨头都吓软，唯唯诺诺讲少爷们吃了。

殷太太佯作不经意帮腔，暖了一声，讲：“真吃了就算了，但你那宝贝儿子里有人拿去喂牲口。”

殷寿一听就知道是姬发，每日军校下了训浑身使不完的力，还爱往马场跑。

话已经说到这，殷郊在旁听着一言不发，直到此时才开口，轻描淡写：“姬发前两天跟人打架伤了胳膊，我替他去。”

禁闭室里殷郊坐在床上，吃崇应彪从外面扔到他脚底下硬得像石头的巧克力。崇应彪恨恨讲：“你可真是个好人啊，殷郊。”

那时殷郊背靠在墙上，就像现在这样看着他，懒懒地道：“你少当坏人，我不就不用做这个好人了。”

殷郊知道跟姬发打架的就是崇应彪，但也从来不当着殷寿的面戳穿他。比起想知道殷寿更喜欢谁，崇应彪反而更难猜透殷郊的心思。

正如那日在火车上，他不明白殷郊怎么突然有种拿枪指着殷寿，相比之下殷寿的心思就好猜多了，崇应彪知道那枪眼一旦指着殷寿就覆水难收，最慢等车驶回北平，殷郊当日必死无疑。

他将车门拉开，夜里风裹着雪涌进车厢，地上瞬间起了一层霜。崇应彪记得他依稀听见殷郊被风声淹没的笑，比凄厉的风更加阴冷刺骨。

“我会回来杀你的。”

夜里风雪重，崇应彪记得上车前听月台上的人说，前几天有两节运物资的车厢，夜里两点快靠站的时候翻了。他听见远处钟楼响了两声，确实在下面灌木丛里有火把亮光，看不真切，也可能是他在惊惶下的错觉。

殷寿轻飘飘留下一句话：“不许留他活口。”

所有人都盯着他抓着殷郊衣领的那只手，还在忖度不留活口的意思是什么。而崇应彪几乎想也未想就把殷郊扔了下去。

过去的几千个日夜里他不知道这样杀过多少人，只有这次，崇应彪的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是比杀人更可怕的念头。

他想替殷郊去死。

TBC

Chapter 8

Chapter Summary

.....再写不到郊戩我真的要封了

殷郊刚回来时，姬发赤裸着身子坐在床沿替他剪头发，一层碎发落地，姬发讲奇怪，你身上这里有道疤来着。手指笃定地在殷郊右肩一块完好的皮肉上打转。

对他而言有些陌生的手将齿梳抵在他额角，亲密异常。

殷郊不说话，他怕看到姬发失望的眼神，又难以从细枝末节中追溯到这一段过去，在性爱到达中途时他甚至有些忘了在他身下的人是谁，而姬发居然如此信任他，甚至殷郊在高潮中失手掐住他喉咙，姬发也并无丝毫要疏远他。

这种信任让他觉得暴躁，本来就不甚清晰的记忆随着每日要接触的人和事增多而更像一片空白，随即占满的是对生身父亲从一开始就刻骨鲜明的恨。

直到崇应彪出现。殷郊清晰记得那只手抓着他衣领时候的感觉，比起是要杀死他，更像是要做他命里最后一根稻草。

殷家旧邸是殷启还活着的时候盖起来的。那时殷寿刚从重庆回来，军火生意一发不可收拾，早已比殷家明面上入不敷出的生意好上太多。

而殷启杀了他父亲这件事并未上过报纸，仍然闹得满城皆知。据说是给殷家新房装煤气灯的人传出来的。当日煤气灯还未给后院老姨太太们住的房间装上，那一批做工的人的尸体已经漂浮在护城河外。夜里前厅灯火辉煌，这里住的女人在一片黑暗里仍惴惴不安，屋里白天也要挂上帐子，又担心被殷寿起疑心，多年后被盖着白布抬出院子时仍不敢阖眼。

后来殷寿搬进新公馆，给后院定时修剪草木的人也老死了，横竖没有人再住进去，殷太太也不愿再雇人去剪。殷郊夜里从那扇记忆中的小门踏进后院时，月光投进水草干涸的金鱼池，隐约还能记得当年殷启站在这里，笑咪咪看着他，讲哪天挨了打，从这穿过小花园就能去找你爷爷。

殷郊从小被他老子带着在外面，挨了打他是不会开口的，连他母亲都不会说，这点殷启并不知晓。而他爷爷死那天，殷郊记得他从这里，循着远处的哭嚎声慢慢走到内院，抬着殷启尸首的下人不敢走前厅，就是从这扇门走过。

他知道这件事跟他老子脱不了干系。

此时在高潮中不自觉抓住他衣领的手让殷郊似乎又回到那个晚上，他的老二变得更硬了，像是要把对殷寿的恨发泄在他老子养的最得意的一条狗上。

这几日崇应彪被他操得太狠了，脚踢到床沿，给这经年未有人睡过的架子床顶上的灰踢得扑簌簌掉下来。

殷郊的老二从他腿间的穴口抽出来，还带着体液的粘和温度，不由分说就塞进他上面的嘴里。

崇应彪感觉那根东西几乎顶到他的喉咙口，呛得他咳嗽，后穴也跟着缩紧，一股酥麻窜上

脊柱，难耐得拱起背脊，抓着床沿的手随之颤抖。

等殷郊从崇应彪嘴里抽出来。射在他脸上，对方被撑开的麻木的嘴仍未合上，怔怔自言自语道，你发什么神经。

殷郊在一片黑暗里笑了出来，点上烟，凑到崇应彪嘴唇边先给他吸了一口，声音毫无起伏得像刚才没跟他做过：

“发神经的是你，叫得我耳朵痛。”

崇应彪想，这屋里未散的魂魄都要嫉妒他，至少此刻他被殷郊看在眼里。

但他不明白的是，殷郊不问他偷枪的事，只问他关于他母亲的那些事。

姜小姐到上海多年，他连一面都未见过，能记得的也只是殷家下人偶尔从门背后议论的琐碎的事，姜家在上海位列名流之首，这两年她哥哥官运亨通，做到军务部长后一直想撺掇妹妹改嫁，又怕得罪殷家不了了之。

他想殷郊再不可能想问这些人尽皆知的事，而殷寿对原配夫人敬而远之，偶尔殷郊到上海住他母亲家几天，殷寿也不多过问，他哪还知道其他的事。

讲过几次后崇应彪突然明白过来，姜小姐的事情殷郊不能问别人。而他比姬发早来殷家两年，因此殷郊认定他会知道得更多。

奇怪了。

崇应彪抬头看着坐在小茶几旁的殷郊，像盯着个陌生人一样不可思议。这天的月亮亮得惊人，映得殷郊脖子上那道红痕更加刺眼。

“你不记得你妈了吗？”

一阵沉默过后，殷郊才回答道：“我记得我为了她，想杀我父亲。”

崇应彪听了这话愣了许久，半晌才接着开口：

“你想杀你老子天经地义，因为他想杀你。非想你妈的事干什么。”

而殷郊已经推开门走了出去。崇应彪注意到他指间的烟已经燃到皮肉，于殷郊似乎不痛不痒。

“他想杀我也是天经地义，我这次只想弄清楚，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

崇应彪不再答话，脑子里嗡嗡作响，瞬间从高潮的余韵中清醒过来。

他想起小时候听老人说，有些不甘心化去的魂魄会附在尸体上，且他当初派人沿着那铁路找了好久，不见殷郊尸首。

而三个月后出现在殷宅门前的殷郊同离开那天毫无区别，只是头发长长了些，眼神空洞冰冷。

殷寿即使弑兄杀父，也极少跟妇人过不去。所以殷郊要向他问的是他母亲真正的死因。

崇应彪心中有些不是滋味地笑了笑，心想，连我都还没弄清楚你那天到底是生是死，就快要半只脚踏进阎王殿了。

他余光透过纱窗向外看，草木影绰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一个细长人影。

比起是要来杀他，更像是在等殷郊出来。

TBC

Chapter 9

Chapter Summary

亲友说郊戡被我写得像一对丁克纸片人神仙哈哈哈哈
下章终于/maybe要写到可持续了

北平夜里宵禁，快到凌晨天亮时路两旁仍干干净净不见人影，到东交民巷附近才能看到几个喝成烂泥的洋人，毛茸茸眉毛眼睛上都结了冰，裹着大衣围巾缩在墙脚抽烟。

殷郊沿着街慢慢走着，崇应彪刚才的话让他太阳穴隐隐作痛。他身后的人牵一条大麦町，半长头发，白西装在夜里格外显眼，远远有人朝他吹口哨，那狗闻声立刻转过头去狂声吠叫。

他讲：“你打算跟我到什么时候？”

杨戩停下脚步，解了狗项圈上的绳子，任凭那狗往四处嗅闻，听了这话抬头，似笑非笑讲：

“我不跟着你，明天早上姬发就要去警察局认你的尸了。”

殷郊也终于停下来，太阳穴突突直跳，汗顺着额角滑下来，颈间渗出的血已经染透衣领。

比起脑子里一片空白的感觉，这种濒死的时刻更让他感觉熟悉。

杨戩走近时，伸手摸到殷郊的手臂都已经失温，不免皱起眉头，回到诊所天已经大亮，门口坐着个半大小子，看到来人将歇业牌子挂上，凑近看一眼：“师兄，他不会就这么死了吧。”

“他死了，我跟你上哪找这么闲的差事。”

杨戩把狗绳撂给他，哪吒嘻嘻笑着：“你这狗遛一晚上，还要我遛，别是你太久没见殷郊想他了。”杨戩说：“这话奇怪，我能有多久没见他？”

哪吒低头数着指头讲：“他回来北平也有三个月了。”

这么一想倒也不算很久，毕竟杨戩有三千多岁。也不是第一次碰见殷郊了。

担架床上，杨戩拨开殷郊衣领时手摸到他脸已经冰冷，就像三个月前在褚恒家里看到他时一样。那条红色痂线里不断渗出血来，身下雪白床单也花了大半。

但再惨不过三千年前遇见他的时候，杨戩想。

中号止血钳随手丢到旁边器皿盘里时已经过了晌午，阳光穿过百叶窗照到殷郊仿佛熟睡的侧脸上，他耳边血迹未干，脖颈间伤口已经几乎不可见，变成像人掌心里长的纹路。

杨戩细细摸过那条线，那时从朝歌断头台到昆仑山顶，一路风声呼啸，殷郊还是肉体凡胎，广成子问殷郊有无未了的心愿，殷郊讲：“我还未杀了我父亲。”

轮回道里他找回过无数次殷郊的尸体。卸去手脚都还好办，有次代他母亲受过，殷寿剥去了殷郊的眼睛，杨戩一想起就头痛，从铜器里的一堆烂肉里找到殷郊的眼睛，让他觉得自

己像个鱼贩子。

因果际会，玄鸟盘旋在昆仑山顶终日不栖，殷郊总还是能一次次醒来，对做神仙这件事依旧毫无兴致。

有次缝好了他的皮肉，杨戩就像这样在仙树下抚摸殷郊的眉眼，殷郊在他掌心摩挲下醒过来，讲：“我记得你。”

外面粉腊梅花落得一地，身边热水汀烧着，杨戩困得缩在小沙发里睡了一觉，梦里是千百年前的殷郊，长发蹭得他耳畔发痒。

没办法，殷郊醒过来第一眼看见的是他。即使神识无心，他那残破的躯壳倒是记得杨戩。

第一次道袍被解开时杨戩心里只觉得新鲜，情爱于他的滋味倒是还好，但他明白了肉体凡胎的人为什么舍不得殷郊。

于他老子而言大逆不道的孽种，人世间忌惮的太岁神，做情人足够体贴温柔。但又一个百年过去，杨戩再次看见殷郊再度变得冰冷的眼神，受不了，告诉师祖他不想再做这事情。

杨戩把这件事告诉师祖，神一旦有了往世的记忆便已得道，他不想再像只秃鹫似的飞到人间叨回殷郊的尸身。

玉鼎真人沉眉笑道：“殷寿仍活在世间一天，杀他就是殷郊要做的事。”

人间的事神仙也难插手，那狐妖九世轮回硬要续上殷寿的命，也只能由殷家血脉了断。

“醒了？”

殷郊不知道什么时候站起身来，坐在他旁边。角落拴着的大麦町闻着他靴子上熟悉的味道，粘在他身上不肯走。

“快滚吧你。”

杨戩懒懒翻个身，突然想起来：“对了，你母亲的事。”

“我不问你。”

“这么守规矩？”

“你也有不守规矩的时候。”

杨戩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想起殷郊说的是晚唐颓败之时，他父亲佣兵自立，遇上能连下数城的绝佳战机，一路打到渭水河西，早忘了在河北道驻守的儿子。

殷郊本应弹尽粮绝死在孤城内，有白袍书生立于城门外，告知他父亲已经往西走了太远，不会有援军从外进来。

那一世殷郊的死让他尤其记忆犹新，杨戩想起那次摘下盔甲时，摸到他后脑勺上一手湿粘的血，后来弄清楚殷郊是被饿到难以忍受的逃兵杀死的。

将军不体恤兵卒，算不得上是什么好人。杨戩有时想，这一对父子的心是一样硬的，只是殷郊不会为了女人背弃道义。

他又想起玉鼎真人当日的话，果真师祖不会白救一个凡人的命，而殷郊的金胎注定要在重重叠叠的杀孽里练就。而殷郊刚醒的时候总是记性最好的时候，前尘往事，细枝末节，甚至记得朝歌断头台上耳边呼啸而过的风。

等出了这个院子，他关于前世的痕迹就又不见了。

杨戩叹口气，讲：“少爷好记性，是我想着让你少受点罪，我也会舍不得你。”

殷郊本已走了，站在门口闻言扭头看向杨戩，眉目间经过万载磨炼出的的冷漠和沉稳一闪而过，笑了笑：

“那我跟你多待一会。”

TBC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